

繪圖

紅樓夢

繪圖

紅樓夢



謝候奶奶。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兒在僧們屋裏。我幫着奶奶灌醉了他。還怕他跑了嗎。他要不應。僧們索性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奶。他害怕。自然得順着僧們的手兒。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僧們也不至白丟了臉。奶奶想怎麼樣。金桂聽了這話。兩顴早已紅暈了。笑罵道。小蹄子。你倒像偷過多少漢子。是的。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離不開你。寶蟾把嘴一撇。笑說道。罷呀。人家倒替奶奶拉繯。奶奶倒和我們說這個話。咧。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蝌。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少覺安靜。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仍得穩穩重重一臉的正氣。薛蝌偷眼看人。反倒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豈非自惹的呢。過了兩天。甚覺安靜。薛蝌遇見寶蟾。寶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抬。遇見金桂。金桂却一盆火兒的趕着。薛蝌見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這且不表。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然親熱起來。一家子都爲罕事。薛姨媽十分歡喜。想到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沖犯了什麼。纔敗壞了這幾年。目今鬧出這樣事來。虧得家裏有錢。賈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忽然安靜起來。或者是蟠兒轉過運氣來。也未可知。於是自己心裏倒以爲希有之奇。這日飯後。扶了同書過來。到金桂房裏瞧瞧。走到院中。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同貴知機。便說道。大奶奶。老太太過來了。說着已到門口。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薛姨媽一嚇。倒退了出來。金桂道。太太請裏頭坐。沒有外人。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本住在屯裏。不慣見人。因沒有見過太太。今兒纔來。還沒去請太太的安。薛姨媽道。既是舅爺。不妨見見。金桂叫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作了個揖。問了好。薛姨媽也問了好。坐下敘起話來。薛姨媽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夏三道。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把我過繼來的。前日纔進京。今日來瞧瞧姐姐。薛姨媽看那人不靚。於是略坐坐兒。便起身道。舅爺坐着罷。回頭向金桂道。舅爺頭上沒下的來。留在僧們這裏吃了飯再去罷。金桂答應着。薛姨媽自去了。金桂見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罷。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省了我們二爺查考。我今日還要叫你買些東西。只別叫別人看見。夏三道。這個交給我。就完了。你要什麼。只要有錢。我就買的了。來。金桂道。且別說嘴。等你買上了當。我可不收。說着。二人又嘲謔了一回。然後金桂陪夏三吃了晚飯。又告訴他買的東西。又囑咐一回。夏三自去。從此夏三往來不絕。

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知是舅爺，也不常回。從此生出無限風波。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蟠有信寄回，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上寫：

男在縣裏也不受苦，母親放心。但昨日縣裏書辦說，府裏已經准詳，想是我們的情到了。豈知府裏詳上去，道裏反駁下來了。虧得縣裏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那道裏却把知縣申飭，現在道裏要親提。若一上去，又要吃苦，必是道裏沒有託到母親見字，快快託人求道爺去，還叫兄弟快來。不然就要解道，銀子短不得，火速，火速。薛姨媽聽了，又哭了一場。寶釵和薛蝌一面勸慰，一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姨媽沒法，只得叫薛蝌到那裏去照料，命人即忙收拾行李，兌了銀子，同着當舖中一個夥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腳亂，雖有下人辦理，寶釵怕他們思想不到，親來幫着收拾，直鬧至四更纔歇。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了，的心上又急又勞苦，了一夜，到了次日，就發起燒來，湯水都吃不下去。鶯兒忙回了薛姨媽，薛姨媽急來看時，只見寶釵滿面通紅，身如燔灼，話都不說。薛姨媽慌了手脚，便哭得死去活來。寶琴扶着勸解，秋菱見了，也淚如泉湧。只管在旁哭叫，寶釵不能說話，連手也不能搖動，眼乾鼻塞，叫人請醫調治。漸漸蘇醒回來，薛姨媽等大家略略放心。早驚動榮寧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賈母那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了頭來問候，却不叫寶玉知道。一連治了七八天，終不見效。還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九，纔得病好。後來寶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沒有瞧去。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薛姨媽看了，怕寶釵憂，也不叫他知道。自己來求王夫人，並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薛姨媽去後，王夫人又求賈政、賈政道：「此事上頭可託底下難託，必須打點纔好。」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因說道：「這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是別叫他糟蹋壞了身子。」賈政說：「我也是這麼想，但是他家忙亂，況且如今到了年底，已經年近歲逼，無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過禮過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次日，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說了。薛姨媽想着也是到了飯後，王夫人陪着來到賈母房中，大家議了坐。賈母道：「姨太太纔過來，薛姨媽道：還是昨兒過來的，因為晚了，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

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賈母甚喜，說着寶玉進來了。賈母便問道：「吃了飯了沒有？」寶玉道：「纔打學房裏回來，吃了。要往學房裏去。」先見見老太太，又聽見說姨媽來了，過來給姨媽請安。因問寶姐姐大好了，薛姨媽笑道：「好了，原來方纔大家正說着。」見寶玉進來，都掩住了。寶玉坐了坐，見薛姨媽神情不似從前親熱。雖是此刻沒有心情，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滿腹猜疑，自往學中去了。晚上回來，都見過了，便往瀟湘館來，掀簾進去。紫鵲接着見裏間屋內無人，寶玉道：「姑娘那裏去了？」紫鵲道：「上屋裏去了。」聽見說姨太太過來，姑娘請安去了。二爺沒有到上屋裏去麼？寶玉道：「我去了來的，沒有見你們姑娘。」紫鵲道：「沒在那裏嗎？」寶玉道：「沒有到底那裏去了？」紫鵲道：「這就不定了。」寶玉剛要出來，只見黛玉帶着雪雁冉冉而來。寶玉道：「妹妹回來了。」縮身退步，仍跟黛玉回來。黛玉進來，走入裏間屋內，便請寶玉裏頭坐。紫鵲拿了一件外單換上，然後坐下問道：「你上去看見姨媽了沒有？」寶玉道：「見過了。」黛玉道：「姨媽說起我來，沒有寶玉道：「不但沒說你，連見了我，也不像先時親熱。」我問起寶姐姐的病來，他不過笑了一笑，並不答言。難道怪我這兩天沒去瞧他麼？」黛玉笑了一笑道：「你去瞧過沒有？」寶玉道：「頭幾天不知道，這兩天知道了，也沒去。」黛玉道：「可不是呢？」寶玉道：「當真的，老太太不叫我去，太太也不叫我去，老爺又不叫去。我如何敢去？要像從前這小門兒通的時候兒，要我一天瞧他十趟，也不難。如今把門堵了，要打前頭過去，自然不便了。」黛玉道：「他那裏知道這個原故？」寶玉道：「寶姐姐爲人是最體諒我的。」黛玉道：「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若論寶姐姐，更不體諒。又不是姨媽病，是寶姐姐病，向來在園中做詩賞花飲酒，何等熱鬧。如今隔開了，你看見他家裏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像沒事人一般，他怎麼不惱呢？」寶玉道：「這樣難道寶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黛玉道：「他和你好不好，我却不知。我也不過是照理而論。」寶玉聽了，瞪着眼呆了半晌。黛玉看見寶玉這樣光景，也不睬他，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又翻出書來看了一會。只見寶玉把眉一皺，把脚一躁，道：「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天地間沒有了我，到也乾淨。」黛玉道：「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恐怕顛倒夢想，更有許多纏礙。剛纔我說的，都是頑話。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寶姐姐身上去？」姨媽過來原爲他的官司事情，心緒不寧，那裏還來應酬你？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

想鑽入魔道裏去了。寶玉豁然開朗，笑道：「很是，很是，你的性靈比我竟強遠了，怪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我實在對不上來。我雖丈六金身，還藉你一莖所化。黛玉乘此機會說道：『我便問你一句話，你如何回答？』寶玉盤着腿，合着手，閉着眼，撇着嘴道：『講來。』黛玉道：『寶姐姐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道：『不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道：『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今兒和你好，後來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麼樣？寶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寶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寶玉道：『禪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風舞鷓鴣。』黛玉道：『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寶玉道：『有如三寶，黛玉低頭不語。』只聽見簷外老鴉呱呱的叫了幾聲，便飛向東南上去。寶玉道：『不知主何吉凶？』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在鳥音中。』忽見秋紋走來說道：『請二爺回去。』老爺叫人到園裏來問過，說二爺打學裏回來了，沒有襲人姐姐，只說已經回來了，快去罷。嚇的寶玉站起身來，往外忙走。黛玉也不敢相留，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連忙問秋紋道：「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笑道：「沒有叫。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我怕你不來，纔哄你的。寶玉聽了，纔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嚇我？』說着，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裏去了？』寶玉道：『在林姑娘那邊，說起姨媽家寶姐姐的事來，就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麼？』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閒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又不是和尚。寶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我們的禪機。別人是插不下嘴去的。』襲人笑道：『你們參禪參翻了？又叫我們跟着打悶葫蘆了？』寶玉道：『頭裏我也年紀小，他也孩子氣，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沒有惱的了。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到一處，好像生疏了似的。』襲人道：『原該這麼着，纔是都長了幾歲年紀了，怎麼

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寶玉點頭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用說那個。我問你：老太太那裏打發人來說什麼來着？沒有襲人道：『沒有說什麼。』寶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兒不是十一月初一日麼？年年老太太那裏必是個老規矩。要辦消寒會，齊打夥兒坐下喝酒說笑。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裏告了假了。這會子沒有信兒。明兒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白的告了假，若不去，老爺知道了，又說我偷懶。襲人道：『據我說，你竟是去的。』是纔念的好些兒了。又想歇着，我勸你也該上點緊兒了。昨日聽見太太說，蘭哥兒念書真好，他打學房裏回來，還各自念書作文章。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你比他大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趕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氣，倒不如明兒早起去罷。麝月道：『這麼冷天，已經告了假，又去叫學房裏說，既這麼着，就不該告假呀。』顯見的是告謊假脫滑兒。依我說，樂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記了，俗們這裏就不消寒了麼？俗們也鬧個會兒不好麼？襲人道：『都是你起頭兒。』二爺更不肯去了。麝月道：『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比不得你要好名兒，使喚一個月再多得二兩銀子。』襲人啞道：『小蹄子兒，人家說正經話，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爲你。』襲人道：『爲我什麼？』麝月道：『二爺上學去了，你又該咕嚕着嘴想着，巴不得二爺早些兒回來，就有說有笑的了。』這會子又假撇清，何苦呢？我都看見了。襲人正要罵他，只見老太太那裏打發人來說道：『老太太說了，叫二爺明兒不用上學去呢。』明兒請了姨太太來給他解悶，只怕姑娘們都來家裏的。史姑娘那姑娘、李姑娘們都請了，明兒來赴什麼消寒會呢？寶玉沒有聽完，便歡喜道：『可不是，老太太最高興的。』明日不上學，是過了明路了。襲人也不便言語了。那丫頭回去，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巴不得頑這一天。又聽見薛姨媽過來，想着寶姐姐自然也來，心裏喜歡，便說快睡罷。明日早些起來，於是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裏請了安，又到賈政、王夫人那裏請了安，回明了老太太。今兒不叫上學，賈政也沒言語，便慢慢退出來，走了幾步，便一溜煙跑到賈母房中，見衆人都沒來，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子帶了巧姐兒，跟着幾個丫頭過來給老太太請了安。說：『我媽媽先叫我來請安，陪着老太太說話兒。』媽媽回來就來，賈母笑着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來了，等他們總不來，只有你二叔叔來了。』那奶媽子便說：『姑娘給叔叔請安。』巧姐便請了安。寶玉也問了一聲：『姐姐好。』巧姐道：『昨夜聽見我媽』

媽說要請二叔叔去說話。寶玉道：「說什麼？」巧姐道：「我媽媽說我跟着李媽認了幾年字，不知道我認得不認得。我說都認得，我認給媽媽瞧。媽媽說我瞎認，不信。說我一天儘子頑，那裏認得。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緊，就是那女孝經也是容易念的。媽媽說我哄他，要請二叔叔得空兒的時候給我理理。賈母聽了，笑道：「好孩子，你媽媽是不認得字的，所以說你哄他。明兒叫你二叔叔理給他瞧瞧，他就信了。」寶玉道：「你認了多少字了？」巧姐兒道：「認了三千多字，念了一本女孝經，半個月頭裏又上了列女傳。」寶玉道：「你念了懂的嗎？你要不懂，我倒是講講。這個你聽罷。」賈母道：「做叔叔的也該講給姪女兒聽聽。」寶玉便道：「那文王后妃不必說了，那姜后脫簪待罪和齊國的無鹽安邦定國，是后妃裏頭的賢能的。巧姐聽了，答應個是。」寶玉又道：「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家、班婕妤、蔡文姬，謝道韞諸人。巧姐問道：「那賢德的呢？」寶玉道：「孟光的荆布釵裙，鮑宣妻的提甕出汲，陶侃的母截髮留賓，這些不厭貧的就是賢德了。」巧姐欣然點頭。寶玉道：「還有苦的，像那樂昌破鏡、蘇蕙迴文、那孝的木蘭代父從軍、曹娥投水尋屍等類，也難盡說。」巧姐聽到這些，却默默如有所思。寶玉又講那曹氏的引刀割鼻及那些守節的，巧姐聽着更覺肅敬起來。寶玉恐他不自在，又說那些豔的，如王嬌西子、樊素、小蠻、絳仙、文君、紅拂，都是女中的，尙未說出賈母見巧姐默然，便說：「罷了，不用說了，講的太多，他那裏記得。」巧姐道：「二叔叔纔說的，也有念過的，也有沒念過的，念過的一講我更加知道好處了。」寶玉道：「那字是自然認得的，不用再理了。」巧姐道：「我還聽見我媽媽說我們家的小紅頭裏是二叔叔那裏的，我媽媽要了來，還沒有補上人呢。我媽媽想着要把什麼柳家的五兒補上，不知二叔叔要不要。」寶玉聽了，更喜歡笑着道：「你聽你媽媽的話，要補誰就補誰罷。」咧又問什麼要不要呢，因又向賈母笑道：「我瞧大姐姐這個小模樣兒，又有這個聰明兒，只怕將來比鳳姐姐還強呢。又比他認的字，賈母道：「女孩兒家認得字也好，只是女工針黹倒是要緊的。」巧姐兒道：「我也跟着劉媽媽學着做呢。什麼扎花兒咧，拉鎖子咧，我雖弄不好，却也學着會做幾針兒。」賈母道：「俗們這樣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己做，但只倒底知道些日後纔不受人家的拿捏。」巧姐兒答應着，還要寶玉解說列女傳，見寶玉呆呆的，也不好再問。你道寶玉呆的是什麼，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頭一次是他病了，不能進來，第二次王夫人攛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

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五兒跟着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見了一面，更覺嬌娜嫵媚。今日虧得鳳姐想着叫他補入小紅的窩兒，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呆的默想，賈母等着那些人。見這時候還不來，又叫丫頭去請。回來李紈同着他妹子探春、惜春、史湘雲、黛玉都來了。大家請了賈母的安。衆人廝見，獨有薛姨媽未到。賈母又叫請去。果然薛姨媽帶着寶琴過來。寶玉請了安，問了好。只不見寶釵。邢岫煙、二人、黛玉便問起寶姐姐爲何不來。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邢岫煙知道薛姨媽在坐，所以不來。寶玉雖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黛玉來了，便把想寶釵的心暫且擱開。不多時，邢王二夫人也來了。鳳姐聽見婆婆們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說是正要過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兒就來。賈母道：「既是身上不好，不來也罷。你們這時候很該喫飯了。」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大家序次坐下。喫了飯，依舊圍爐閒談，不須多贅。且說鳳姐因何不來，頭裏爲着倒比邢王二夫人遲了不好意思。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迎姑娘那裏打發人來請奶奶安，還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奶奶這裏來，鳳姐聽了，納悶。不知又是什麼事。便叫那人進來，問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麼好的？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實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奶奶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爲什麼來求我？」那人道：「司棋自從出去，終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來了。他母親見了，恨的什麼兒是的，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雖知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老着臉和他母親說：『我是爲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今他來了，媽要打他，不如勒死了我罷。他媽罵他不害臊的東西，你心裏要怎麼樣？」司棋說道：「一個女人嫁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腳，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決不肯再跟着別人的。」我只恨他爲什麼這麼膽小，一身作事，一身當。爲什麼逃了呢？就是他一輩子不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拚着一死。今兒他來了，媽問他怎麼樣，要是不改心，我在媽跟前磕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裏，我跑到那裏，就是討飯喫也是願意的。」他媽氣的了不得，便哭着罵着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怎麼着？』那知道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牆上，把腦袋撞破，鮮血流出，竟碰死了。他媽哭着救不過來，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表兄也奇說道：『你們不用着急。我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着他纔回來的心，也算是眞了。你們要』

不信，只管瞧說着，打懷裏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他媽媽看見了，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爲什麼總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要說有錢，他就是貪圖銀錢了。如今他這爲人，就是難得的。我把首飾給你們，我去買棺材。」他外甥道：「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由着外甥去。那裏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兩口棺材來？」司棋的母親看見詫異，說：「怎麼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裝不下，得兩口纔好。」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只當是他心疼的傻了，豈知他忙着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裏一抹，也就抹死了。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倒哭的了不得。如今坊裏知道了，要報官，他急了，央我來求奶奶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磕頭，鳳姐聽了，詫異道：「那有這樣傻了頭，偏偏的就碰見這個傻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東西來。他心裏沒事，人是的，敢只是這麼個烈性孩子，論起來，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閒事。但只你纔說的，叫人聽着，怪可憐見兒的，也罷了。你回去告訴他，我和你二爺說，打發旺兒給他撕擄就是了。」鳳姐打發那人去了，纔過賈母這邊來不提。且說賈政這日正與詹光下大棋，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單爲着一隻角兒死活未分，在那裏打結。門上的小廝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賈政道：「請進來。」小廝出去請了馮紫英走進門來。賈政即忙迎着馮紫英進來，在書房中坐下。見是下棋，便道：「只管下棋，我來觀局。」詹光笑道：「晚生的棋是不堪瞧的。」馮紫英道：「好說，請下罷。」賈政道：「有什麼事麼？」馮紫英道：「沒有什麼話。」老伯只管下棋，我也學幾着兒。賈政向詹光道：「馮大爺是我們相好的，既沒事，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馮大爺在旁邊瞧着，馮紫英道：「下采不下采？」詹光道：「下采的。」馮紫英道：「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賈政道：「多嘴也不妨，橫豎他輸了。」十來兩銀子，終久是不拿出來的。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詹光笑道：「這倒使得。」馮紫英道：「老伯命詹公對下麼？」賈政笑道：「從前對下，他輸了。如今讓他兩個子兒，他又輸了。時常還要悔幾着，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笑道：「沒有的事。」賈政道：「你試試瞧。」大家一面說笑，一面下完了，收起棋來。詹光還了棋頭，輸了七個子兒。馮紫英道：「這盤總喫虧在打結裏頭。」老伯結少，就便宜了。賈政對馮紫英道：「有罪，有罪。」他們說話兒罷。馮紫英道：「小姪與老伯久不見面，一來會會，二來因廣西的同知進來引見，帶了四種洋貨，可以做得賣的，一件是圍屏，有二十四扇，梔子都是。」

紫檀雕刻的中間雖說不是玉，却是絕好的硝子石。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兒來，一扇上有五六十個人，都是宮妝的女子，名爲漢宮春曉。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算府大觀園中正廳上恰好用的着，還有一架鐘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個童兒拿着時辰牌，到什麼時候兒，就報什麼時候兒。頭還有消息人兒打十番兒，這是兩件重笨的，却還沒有拿來。現在我帶在這裏的兩件，却倒有些意思兒，就是身邊拿出一個錦匣子來，用幾重白綾裹着，揭開了錦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裏頭金托子，大紅綢綢托底，上放着一顆桂圓大的珠子，光華耀目。馮紫英道：「據說這就做母珠，因叫拿一個盤兒來，簪光即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使得麼？」馮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懷裏掏出一個白絹包兒，將包兒裏的珠子都倒在盤裏散着，把那顆母珠攔在中間，將盤放於桌上，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溜滴溜的都滾到大珠子身邊，回來把這顆大珠子抬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都黏在大珠上。」簪光道：「這也奇怪。」賈政道：「這是有的，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那馮紫英又回頭看着他跟來的小廝道：「那個匣子呢？」小廝趕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大家打開看時，原來匣內襯着虎紋錦，錦上疊着一束藍紗簪光道：「這是什麼東西？」馮紫英道：「這叫做鮫綃帳，在匣子裏拿出來時，疊得長不滿五寸，厚不上半寸。」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打到十來層，已經桌上鋪不下了。馮紫英道：「你看裏頭還有兩褶，必得高屋裏去，纔張得下。這就是鮫絲所織，暑熱天氣，張在堂屋裏頭，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又輕又亮。」賈政道：「不用全打開，怕疊起來倒費事。」簪光便與馮紫英一層一層折好收拾了。馮紫英道：「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貴，兩萬銀他就賣，母珠一萬，鮫綃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賈政道：「那裏買的？」馮紫英道：「你們是個國戚，難道宮裏頭用不着麼？」賈政道：「用得着的很多，只是那裏有這些銀子？」我叫人拿進去給老太太瞧瞧。馮紫英道：「很是。」賈政便着人叫賈璉把這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人、鳳姐兒都來瞧着，又把兩件東西一一試過。賈璉道：「他還有兩件，一件是圍屏，一件是樂鐘，共總要賣二萬銀子呢。」鳳姐兒接着道：「東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裏有這些閒錢？」他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貢，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像他們這種人家，必得置此不動搖的根基纔好，或是祭地，或是義莊，再置些墳屋，往後子

孫遇見不得意的事，還是點兒底子，不到一敗塗地。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太老爺太太們怎麼樣。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賈母與衆人都說：「這話說的倒也是。」賈璉道：「還了他罷。」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爲的是宮裏好進。誰說買來攔在家裏？老太太還沒開口，你便說了一大堆喪氣話，說着便把兩件東西拿出去了，告訴了賈政。只說：「老太太不要，便與馮紫英道。」這兩件東西好可好，就只沒銀子。我替你留心，有要買的人，我便送信給你。去。馮紫英只得收拾好了，坐下說些閒話，沒有興頭，就要起身。賈政道：「你在這裏喫了晚飯去罷。」馮紫英道：「罷了，來了就叨擾老伯嗎？」賈政道：「說那裏的話？」正說着，人回：「大老爺來了。」賈赦早已進來，彼此相見，敘些寒溫，不一時，擺上酒來，肴饌羅列，大家喝着酒，至四五巡後，說起洋貨的話。馮紫英道：「這種貨本是難消的，除非要像尊府這樣人家，還可消得。其餘就難了。」賈政道：「這也不見得。」賈赦道：「我們家裏也比不得從前了。這回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馮紫英又問：「東府珍大爺可好麼？」我前兒見他說起家常話兒來，提到他令郎續娶的媳婦，遠不及頭裏那位秦氏奶奶了。如今後娶的到底是那一家的？我也沒有問起。」賈政道：「我們這個姪孫媳婦兒也是這裏大家從前做過京畿道的胡老爺的孩兒。」馮紫英道：「胡道長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家教上也不怎麼樣也罷了。只要姑娘好就好。」賈璉道：「聽得內閣裏人說起，雨村又要陞了。」賈政道：「這也好，不知准不准。」賈璉道：「大約有意思的了。」馮紫英道：「我今兒從吏部裏來，也聽見這樣說。」雨村老先生是貴本家，不是賈政道是馮紫英道是有服的，還是無服的？」賈政道：「說也話長，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流寓到蘇州，甚不得意，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時常周濟他。以後中了進士，得了榜下知縣，便娶了甄家的丫頭。如今的太太不是正配，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堪，沒有找處。雨村革了職以後，那時還與我家並未相識，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鹽的時候，請他在家做西席。外甥女兒是他的學生，因他有起復的信，要進京來，恰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林姑老爺便託他照應上來的，還有一封薦書託我吹噓吹噓。那時看他不錯，大家常會，豈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襲起從代字輩下來，甯榮兩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概都明白，因此遂覺得親熱了。因又笑說道：『幾年間門子也會鑽了，由知府推陞轉了御史，不過幾年，陞了吏部侍郎，兵部尚書，爲着一件事降了三級。如今又要陞了。』馮紫英

道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終屬難定賈政道天下事都是一個樣的理喻比如方纔那珠子那顆大的就像有福氣的人是的。那些小的都托賴着他的靈氣護庇着要是那大的沒有了。那些小的也就沒有收攬了。就像人家兒當頭人有了事骨肉也都分離了。親戚也都零落了。就是好朋友也都散了。轉瞬榮枯真似春雲秋葉一般。你想做官有什麼趣兒呢。像雨村算便宜的了。還有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兒。就是甄家從前一樣功勳一樣世襲一樣起居。我們也是時常來往。不多幾年。他們進京來。差人到我這裏請安。還很熱鬧。一會兒抄了原籍的家財。至今杳無音信。不知他近況若何。心下也着實惦記着。賈赦道。什麼珠子。賈政同馮紫英又說了一遍給賈赦聽。賈赦道。俗們家是再沒有事的。馮紫英道。果然。尊府是不怕的一則裏頭有貴妃照應。二則故舊好親戚多。三則你們家自老太太起。至於少爺門。沒有一個鐵刁刻薄的。賈政道。雖無刁鑽刻薄的。却沒有德行才情白白的衣租食稅。那裏當得起。賈赦道。俗們不用說這些話。大家喫酒罷。大家又喝了幾杯。擺上飯來。喫畢喝茶。馮家的小廝走來輕輕的向馮英說了一句。馮紫英便要告辭。賈赦問那小廝道。你說什麼。小廝道。外面下雪早已下了梆子了。賈赦叫人看時。已是雪深一寸多了。賈政道。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麼。馮紫英道。收好了。若尊府要用。價錢還自然讓些。賈政道。我留神就是了。紫英道。我再聽信罷。天氣冷請罷。別送了。賈赦賈政便命賈璉送了出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庵掀翻風月案

却說馮紫英去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今兒臨安伯那裏來請喫酒。知道是什麼事。門上的人道。奴才會問過。並沒有什麼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裏到了一班小戲子。都說是個名班。伯爺高興。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說着。賈赦過來問道。明兒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麼好不去的。說着。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裏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有堂派的事。必得早些去。賈政道。知道了。說着。只見兩個管屯裏地租子的家人走來。請了安。磕了頭。旁邊站着。賈政道。你們是郝家莊的。兩個答應了一聲。賈政也不往下問。竟與賈赦各自

說了一回話兒散了。家人等秉着手燈，送過賈赦去。這裏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那人說道：『十月裏的租子，奴才已經趕上來了。原是明兒可到。誰知京外拿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掀在地下。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裏收租子的車，不是賣買車，他更不管這些。奴才叫車夫只管拉着走，幾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硬扯了兩輛車去了。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裏去要了來纔好。再者，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不知道呢。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掀下來趕着就走。那些趕車的，但說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璉聽了，罵道：『這個還了得！』立刻寫了一個帖兒，叫家人拿去向拿車的衙門裏要車去，並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兒、旺兒晌午出去了，還沒有回來。賈璉道：『這些忘八日的一個都不在家。他們成年家吃糧不管事。因吩咐小廝們，快給我找去，說着也回到自己屋裏睡下不提。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是衙門裏有事，璉兒要在家等候拿車的事情，也不能來。倒是大老爺帶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賈赦點頭道：』也使得。賈政遣人去叫寶玉，說：『今兒跟大老爺到臨安伯那裏聽戲去。寶玉喜歡的了不得，便換上衣服，帶了焙茗、掃紅、鋤藥三個小子出來，見了賈赦，請了安，上了車，來到臨安伯府裏。門上人回進去，一會子出來，說：『老爺請。』於是賈赦帶着寶玉走入院內，只見賓客喧闐。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又與衆賓客都見過了禮，大家坐着說笑了。一回，只見一個掌班拿着一本戲單，一個牙笏，向上打了一個千兒，說道：『求各位老爺賞戲。』先從尊位點起，挨至賈赦也點了一齣。那人回頭見了寶玉，便不向別處去，竟搶步上來，打個千兒，道：『求二爺賞兩齣。』寶玉一見那人，面如傅粉，唇若塗朱，鮮潤如出水芙蓉，飄揚似臨風玉樹，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蔣玉函。前日聽得他帶了小戲兒進京，也沒有到自己那裏。此時見了，又不好站起來，只得笑道：『你多早晚來的？』蔣玉函把眼往左右一溜，悄悄的笑道：『怎麼二爺不知道。』寶玉因衆人在座，也難說話，只得胡亂點了一齣。蔣玉函去了，便有幾個議論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他向來是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紀也大了，就在府裏掌班頭裏也改過小生。他也攢了好幾個錢，家裏已經有兩三個鋪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原舊領班有的說：『想必成了家了。』有的說：『親還沒有定。』他倒拿定一個主意，說是人生婚配，關

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鬧得的。不論尊卑貴賤，總要配的上他的纔能。所以到如今還沒娶親。寶玉暗忖度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要嫁着這樣的人材兒，也算是不辜負了。那時開了戲，也有崑腔，也有弋腔，平腔，熱鬧非常。到了晌午，便擺開桌子吃酒。又看了一回。賈赦便欲起身。臨安伯過來留道：『天色尚早，聽見說琪官兒還有一齣占花魁，他們頂好的首戲。』寶玉聽了，已不得賈赦不走。於是賈赦又坐了一會。果然蔣玉函扮了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情，把那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繾綣。寶玉這時不看花魁，只把兩隻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蔣玉函聲音響亮，口齒清楚，按腔落板。寶玉的神魂都唱的飄蕩了。直等這齣戲煞場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非尋常脚色可比。因想着樂記上說的是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所以知聲知音，知樂有許多講究。聲音之原，不可不察。詩詞一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主人不及相留。寶玉沒法，只得跟了回來。到了家中，賈赦自回那邊去了。寶玉來見賈政。賈政纔下衙門，正向賈璉問起拿車之事。賈璉道：『今兒叫人拿帖兒去，知縣不在家。他的門上說了，這是本官不知道的。並無牌票出去拿車，都是那些混帳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頭。既是老爺府裏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包管明兒連車連東西一併送來。如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官，重重處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這裏老爺看破些，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賈政道：『既無官票，到底是何等樣人？在那裏作怪？』賈璉道：『老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想來。明兒必定送來的。』賈璉說完下來，寶玉上去見了賈政，問了幾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裏去。賈璉因為昨夜叫空了家人出來傳喚，那起人都已伺候齊全。賈璉罵了一頓，叫大管家賴大將各行檔的花名冊子拿來。你去查點查點，寫一張諭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并未告假私自出去傳喚不到，貽誤公事的，立刻給我打了攛出去。賴大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出來吩咐了一回。家人各自留意。過不幾時，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着氍帽，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腳下穿着一雙撒鞋，走到門上向衆人作了個揖。衆人拿眼上上下下打諒了他一番，便問他是那裏來的。那人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並有家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裏的爺們呈上尊老爺。衆人聽見他是甄府來的，纔站起來讓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們給你回就是了。』

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呈上來書賈政拆書看時上寫着

世交夙好氣誼素敦遙仰檐帷不勝依依弟因菲材獲譴自分萬死難償幸邀寬宥待罪邊隅迄今門戶凋零家人星散所有奴子包勇向會使用雖無奇技人尙慇實倘使得備奔走餬口有資屋烏之愛感佩無涯矣專此奉達餘容再敘不宣年家眷弟甄應嘉頓首

賈政看完笑道這裏正因人多甄家倒薦人來又不好却的吩咐門上叫他見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門上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磕了三個頭起來道家老爺請老爺安自己又打個千兒說包勇請老爺安賈政回問了甄老爺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肩背寬肥濃眉暴眼闊額長髯氣色粗黑垂着手站着便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住過幾年的包勇道小的向在甄家的賈政道你如今爲什麼要出來呢包勇道小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老爺再四叫小的出來說別處你不肯去這裏老爺家裏和在僧們自己家裏一樣的所以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樣事情弄到這個田地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的真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真心是最好的了包勇道因爲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笑了一笑道既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麼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包勇道老爺若問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實從小兒只愛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老爺太太也狠打過幾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兒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幾乎急死裝裏都預備了幸喜後來好了嘴裏說道走到一座牌樓那裏見了一個姑娘領着他到了一座廟裏見了好些櫃子裏頭見了好些冊子又到屋裏見了無數女子說是都變了鬼怪是的也有變做骷髏兒的他嚇急了就哭喊起來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漸的好了老爺仍叫他在姐妹們一處頑去他竟改了脾氣了好着時候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爲事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如今漸漸的能幫着老爺料理些家務了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去罷等這裏用着你時自然派你一個行次